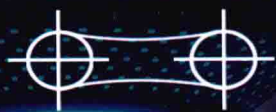


“科幻领航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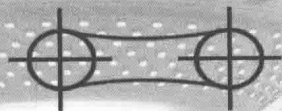
太空幽灵岛

王晓达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领航者”丛书



太空幽灵岛

王晓达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空幽灵岛 / 王晓达著.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37-3083-7

I. ①太…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1854 号

太空幽灵岛

主 编 星 河
著 者 王晓达
责任编辑 段倩毓
责任校对 郝慧华
责任监制 刘 钧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mm×1000mm 1/16
印 张 6.2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7-3083-7
定 价 1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科幻领航者”丛书(第一辑)终于面世了。

读者也许无法想象,摆在你眼前的这几本优秀的科幻作品,曾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才最终出版,这一历程,颇似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艰辛之路。

这一项目发端于2009年。当时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来京,与主编者一起策划了这样一套丛书,并共同决定将其命名为“科幻领航者”。

之所以用“领航者”一词命名,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科幻作品,包括外国优秀科幻作品《威尔斯科学幻想小说选(上、下)》《太空神曲》《仙女座星云》,以及中国优秀科幻作品《中国惊险科学幻想小说选》等。在科幻文学出版方面,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是当之无愧的“领航者”。

其次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总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与作品,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了一定的“领航者”作用。这些经典作品情节精彩,内涵深刻,至今仍让读者爱不释手。重新出版这些经典科幻作品,是对历史的一种总结和纪念。

于是,“科幻领航者”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就开始筹划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行动,准备迎风破浪地扬帆启航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支英雄的“舰队”一直搁浅停滞——这套科幻丛书没能及时出版。但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沟通,也一直没有停止选编与出版工作。其间的坎坷不必多言,毕竟现在,丛书的第一辑已被送呈读者面前。

当然,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近十年的时间足以发生很多变化。按照原本的出版计划,收入的作家远不止这几位,作品也远不止这几部,但出于多种因素,这次出版仍然没能一次出齐,这也就是目前所谓“第一辑”的原因。但是以后,我们还会把这套丛书继续出版下去。

这套“科幻领航者”丛书,计划收入中国不同时期优秀科幻作家的优秀科幻作品:有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的科幻作品,有改革开放之后科技大潮汹涌澎湃时期科幻作家的科幻作品,也有20世纪90年代科幻文学“新生代”运动时期科幻作家的科幻作品。我们希望尽量将中国科幻文学状态全景式地展现在喜爱科幻文学的读者面前。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读这些作品,你也许可以管窥一斑。

许多科幻作品难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时代印记,而在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的今天,科技方面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我们没有自作主张地对所收入的科幻作品做任何修改(除了个别错字等属于原来出版方面的问题),因为修正具体细节也许会伤害到整个作品的原貌。所以你在阅读时,不妨将视角适当调整到当时,也许更利于理解作者构造故事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在任何科幻作品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环境与科技背景不断变化的问题。我们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从来不会质疑那个时代的环境与认知;我们重温国外科幻经典时,也不应离开当时的科技背景。所以,这不应该成为阅读上的障碍。

时代确实在变化,但是扣人心弦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反映出的人性,则是永远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才是构成我们文明的基本要素。

星河

2017年5月

目 录

三次降落 >> 1

沙漠碟影 >> 9

SSD 与玲妹的失踪 >> 19

太空幽灵岛与无解的密码 >> 27

飞碟来了 >> 35

在“7923”卫星站的谈判 >> 43

“88”基地的礼物和朗勃金其人 >> 49

赴汤蹈火飞向太空 >>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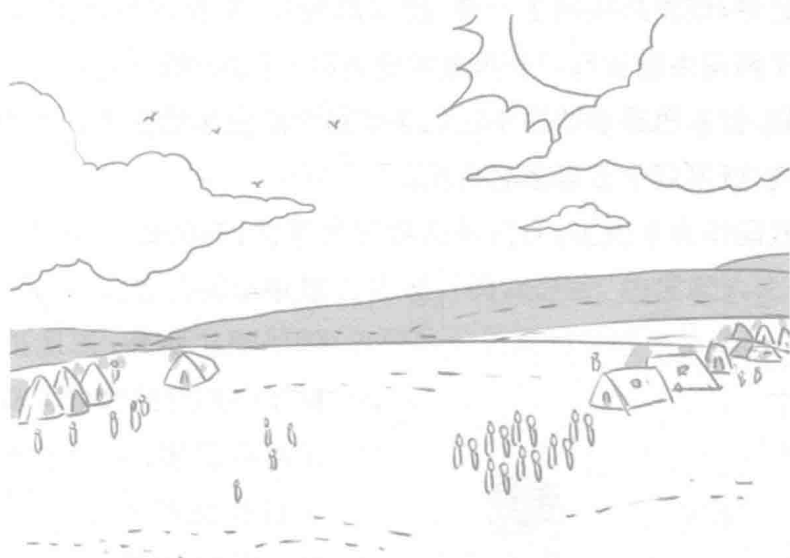
一颗灿烂的彗星“萨里姆” >> 81

1 三次降落





银白色的飞碟,今年三次降落我国西部地区,轰动了全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神秘的家伙,众说纷纭。世界 UFO 研究中心、国际飞碟委员会及宇宙第八科学中心这些严肃又权威的科研机构所汇总的资料,仅是微缩影文件,磁带记录的资料、图像,就足以堆满一幢八层的大楼。尽管材料如此之多,可距离作出结论还差得很远。



在今年之前的几年,一直没有飞碟的踪影。距今最近的记录,是四年前在北非撒哈拉保留沙漠地区的突然出现。目击者是沙漠研究站的十几名科研人员。由于沙漠研究站有着齐全的设备,所以留下了飞碟降落、起飞过程的彩色全息录像。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也是最权威的记录资料了。可是,依此要得出什么结论,仍是不可能的。相反,那次飞碟出现带来的悲惨后果——沙漠研究站两名主要负责人离奇的失踪,给这神出鬼没的家伙更增添了一层恐怖的色彩。



彩。此后的四年多,它销声匿迹。想不到今年它居然三次在同一地区出现,再加上间隔时间都不到一个月,所以,尽管飞碟在我国西部沙漠地区没有造成什么惊人的后果,却仍然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飞碟”又成了各家各户的中心话题,一股“飞碟旋风”席卷全球。各国的研究人员、记者、作家,甚至旅游者和富足的闲人,都集中到我国西部地区来“守株待兔”。

各国来的五千多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区的荒漠沙坡上,星罗棋布地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飞碟村”。环球通讯社的几名科技记者,还发起组织了一个“痴汉总会”。发起词写得很别致,还引用了两句中国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虽然不甚贴切,但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个总会居然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五百多名会员。

我国作为东道主,为协调这项突发事件,有关部门派驻了以宇

航中心王凡教授为首的专题调研组。此外,还发射了五颗不同高度的性能各异的同步监视卫星,全国各地的有关机构都担负了相应的任务。军事科技通讯社派我作为科研人员参加这项专题研究工作,当然,是带有采访报道任务的。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之后,这股“飞碟热”降温了。碧蓝如洗的晴空并没有出现什么怪





物,成天望着灿烂的银河和闪烁的繁星,期待的人们厌倦了。那些开始怀念巴黎夜总会和蒙特卡罗刺激的富有者首先离去了,旅游者则“顺道”去了峨眉山和桂林。一批批人离开了“飞碟村”,“痴汉总会”只剩下四十多名“死硬分子”。但留下来的各国“顽固分子”“坚守派”还是有三百来人。他们是“飞碟村”精选的居民,都是认真、乐观而顽强的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成天认真地擦拭调整仪器,试验各种电子、激光测试设备,不断地与高空同步卫星保持联系。他们还组织了专门的供应站、生活服务站,甚至还盖起了好几座各具风格的“Club”,作了安营扎寨的长期打算。他们都认为,飞碟的三次降落绝非偶然,虽然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但很可能将会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坚定的信念和严密的科学分析让他们留了下来,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我也交了几个外国朋友,友谊最深的有两个人。

冉·贝克是环球通讯社的记者,“痴汉总会”的发起人之一,是个有双纯真的蔚蓝色眼睛、留着亚麻色长发的法国小伙子。他身材颇长、热情好动,动作和他的思维同样敏捷,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萨里姆是个黑人,有个“撒哈拉达达尼昂”的绰号。他沉默寡言、淳朴真诚、温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总是若有所思。他干起工作来奋不顾身,壮健的躯体似乎到处都能迸发出力量和热情。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懂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还略懂





一些中文。

说实话,三个月来,我的心情也有不小的变化。最初的光荣感和热情已被纯粹的责任心代替了,如不是上个月我的女友王春玲也调到“飞碟村”保卫部来工作,加之她爸爸王凡教授——我们专题科研组的负责人,经常亲切地对我帮助教育,也许我也会打报告要求“到艰苦的、更需要的地方”去了。

对于我结交外国朋友,王教授很支持,并要求我能和他们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玲妹也常和我一起去他们那里做客,当然,有时她也流露出一种情绪,希望在难得轮到一次的共同休息时,我们俩能单独在一起。

我虽然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繁忙的日常工作使我们很少能这样做。

一天,我照例值完班以后,告别了成天保持着那副“表情”的仪表设备,在那些平滑的曲线、稳定的波形图下签好名,就往萨里姆处走去。



冉·贝克已先到了,他坐在转椅上吹着口哨,帮萨里姆削彩色铅笔。萨里姆正专注地检修仪表,见我进来,他笑着用中国话对我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许知道这种说法不太确切,他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才坐下,冉·贝克已把一杯滚烫的浓咖啡递到我手上。萨里姆这儿是永远有浓咖



啡的,就像冉·贝克那儿总是有水果一样。

我们在一起,向来是冉·贝克作中心发言的。今天他很高兴,马上就口若悬河地告诉我,他已弄清楚“撒哈拉达达尼昂”的来历。原来,萨里姆在北非沙漠研究站工作时,为了抢救一名病危的同事,只身穿越旋风、高温地带和原子辐射区,驾驶电子气垫车穿越撒哈拉沙漠,及时取回了特效药。沙漠站有三个号称“三剑客”的人,他就得到了“达达尼昂”这个美名。

对于萨里姆的这段历史,我不觉意外,但是,“北非沙漠研究站”这个名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四年前轰动一时的飞碟事件,目击者就是这个研究站的工作人员。我原来只知道萨里姆出生在北非,在欧洲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但他怎么从来没谈起自己在沙漠研究站工作过呢?想到这儿,我的问话脱口而出:“四年前你在沙漠研究站?见到飞碟了吗?”

萨里姆的厚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淡淡地用英语回答说:“我是后去的。”说完转过身,似乎要去调试仪表,然而他两眼直视,透过仪表不知在看什么地方。冉·贝克对我使了个眼色,他也注意到了萨里姆的不自然神态。刚才融洽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儿尴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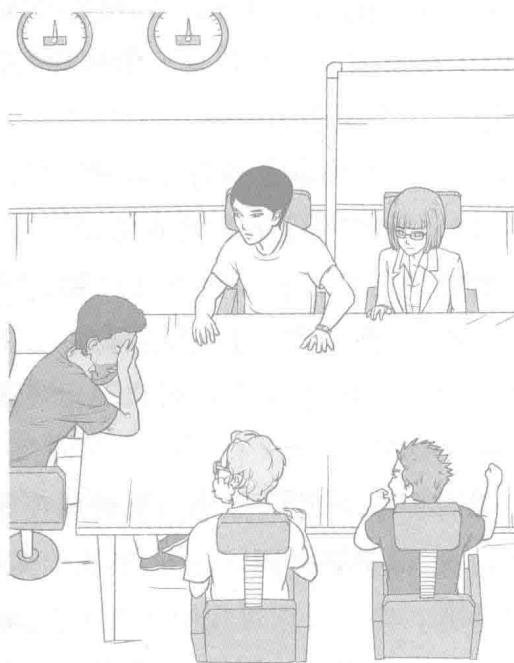
正当我们想告辞时,门开了。王凡教授意外地和玲妹一起走了进来。玲妹是常客,可是教授是很少出来串门的,而且今天两人的神情都很严肃,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萨里姆和冉·贝克一向很尊敬王教授,见他进来都站了起来。王教授微笑着点了点头,伸手示意请大家坐下,自己也在冉·贝克搬过来的软垫靠椅上坐了下来。

王教授用他那一贯的直率态度开门见山地用英语问萨里姆:“你认识纪明威博士吗?他是北非沙漠研究站的副站长,是中国人。”萨里姆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恍惚中缓过神来,听到王教授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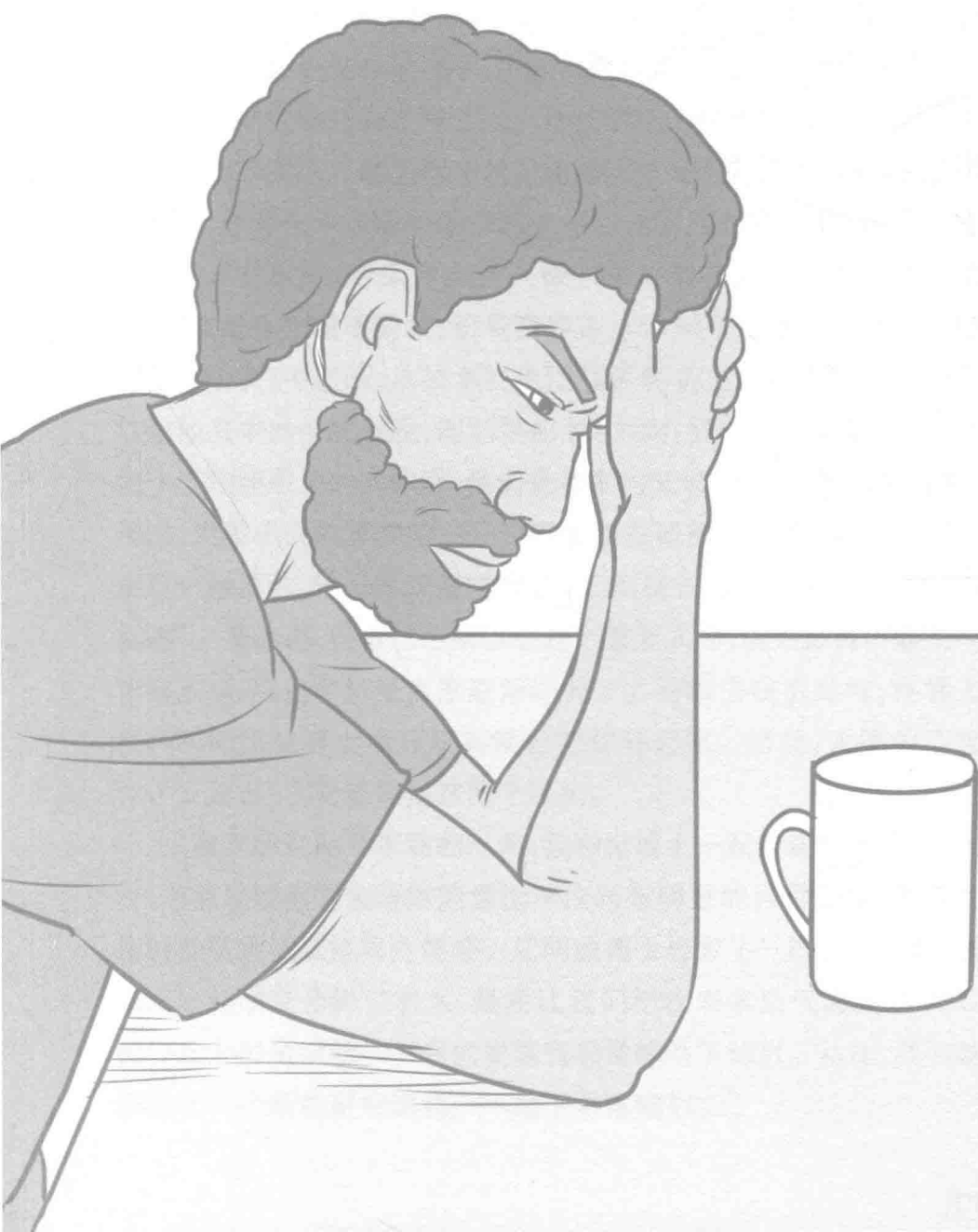
话后，他愣了一阵，厚嘴唇又一阵哆嗦，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忽然，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他摇了摇头。我们知道，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这是肯定的意思。玲妹和王教授交换了一下眼色，看来他们要问的事，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答。



萨里姆用双手抱着头，足足沉默了五六分钟，显然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房间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突然，萨里姆霍地站了起来，双手紧握着王教授的右手，长长地吐了口气，向我们倾诉了他积压心中多年、从未对别人讲过的遭遇。

2

沙漠碟影





“纪明威博士,我认识。他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老师,我的恩人!可是他……他被 SSD 抓走了。”

“我是六年前从北非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到沙漠研究站后被安排做纪明威副站长的助手,主要负责维护研究站的仪器仪表及动力装置。研究站只有十来个人。站长格林工程师是个温和、顽强又机敏的印第安人。他和副站长纪明威博士是研究站的核心,都是勇敢坚强、敢想敢干又聪明勤奋的专家。他们合作得很好,研究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对工作人员又极为关心爱护。尤其是纪明威博士,简直是手把手教我,引导我冲闯沙漠科学这座神秘之宫。他还教我中文、中国画,从技术到生活都关怀备至。整个研究站像是浩瀚沙海中的一艘战舰,他们是船长、大副,我们是勤奋的水手;又如一个和睦融洽的大家庭,他们是慈爱的父母,我们是欢乐的晚辈。那时,爱看小说的营养师——炊事员正在研究大仲马的《三剑客》,经过一番斟酌,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正副站长再加上他,是沙漠‘三剑客’。据他讲,他自己之所以也是个重要人物,因为谁也不能不吃饭嘛。从此,这个绰号大家逐渐叫开了。待我去研究站时,格林工程师和纪明威博士也开玩笑地自我称呼起来。当然,大家的心目中,‘三剑客’主要还是指这两个巨头。”

“我到研究站半年后的一天,我和纪博士一起检查仪器,在调试时,忽然发现有两台辐射剂量指示仪表有明显的异常现象,仪表的指针反常地往红线界外转去。纪明威博士思索了一阵,把格林站长请来一起研究分析了很久,最后让我们把仪表拿到气温高达 70℃ 的沙丘上去做试验……我们发现异常的地下辐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地下异常辐射。”